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香港能舉辦大型運動會嗎？

今屆杭州亞運會的規模從數字上看，共有56個比賽場館，31個訓練場，將會由來自亞洲45個國家及地區共一萬二千五百多名運動員參加，預計工作人員及志願者高達六萬人，從這些簡單數據大致就可以了解，舉辦一個大型綜合運動會一點都不簡單，其投入可以說十分龐大。

除了上述的比賽相關的硬件軟件外，住宿、交通、膳食等等這些都是組委會負責去安排的項目：住宿方面，大會會安排選手村予參與運動員入住，選手村通常是新蓋建的當地住宅，有幾千個單位，運動會結束後就賣給當地居民，而供各地傳媒住宿的傳媒村也是一樣用一些新住宅，但不會像選手村般集中於一處，通常會分開三幾處，價錢亦會有所不同，例如近主媒體中心(MMC)的國際廣播中心(IBC)的傳媒村收費就會較貴，而與主媒體中心距離較遠的傳媒村則較便宜，不過，說較便宜其實也不盡然，例如即將來臨的2024年巴黎奧運，傳媒村每位每日收費170歐元，如果相較在巴黎奧運會期間傳媒自己安排住酒店，目前收費則大約每天250歐元，相距其實不算大；即使如2000年悉尼奧運及2004年雅典奧運，大會在郊區山頭蓋建數千間木屋給傳媒入住，其收費也不便宜，所以有些傳媒團隊衡量過後，也未必會選擇居於傳媒村。

交通方面，其安排是最繁複的，在16天比賽期安排所有運動員準時

去到比賽場地比賽，所有運動員均需要用到專車，不可以與其他工作人員一同乘坐。杭州亞運有56個比賽場加上31個訓練場，單是用多少輛旅遊巴士已經是一項大工程；除運動員外，傳媒的交通安排也是繁複，通常大會會每天安排定時專車(半小時或1小時1班，24小時運作)到所有傳媒村或指定酒店接傳媒到達主媒體中心工作，而主媒體中心再安排定時專車去所有比賽場地，因傳媒回主媒體中心工作時間不一，筆者曾經多次一個人坐一架專車回主媒體中心或比賽場地。最經典是北京冬季奧運，該班由北京回香港的奧運專機，只有筆者一個人乘坐。

舉辦一個大型運動會，以上所講住宿、交通及未提及的膳食等，已經十分繁重，但對大會而言其實也只是屬於小環節，只是冰山一角，還有種種安排未提及，難怪要幾年時間去計劃去進行安排測試等工作。我們以傳媒電視台去轉播參與也覺得很複雜，如果是主辦者，就主媒體中心，已經比建立一間電視台大幾十倍，亞運會轉播電視台只得30至40間，而奧運會全世界轉播電視台接近200間，每一個電視台要求不一樣，如何去滿足他們需要也需要反反覆覆的事前溝通。

啟德體育城即將落成，體育界也期望香港在不久的將來能舉辦一個大型國際性綜合運動會，能力是有的，但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資源才成。身為體育傳媒業界，當然希望有機會成事啦！



方寸不亂 方芳

誤闖「圍方」

周日相約友人郊遊，由烏溪沙海邊漫步，步行至馬鞍山，海風吹拂，林蔭小道，享受大自然寧靜之美。

自從東鐵延伸到金鐘，港島的朋友與鐵路就更密切了，在金鐘乘搭東鐵線，需在紅磡站或大圍站轉屯馬線，才能到烏溪沙。就在大圍轉線這一刻，看時間尚早，欲出大圍舊墟走走，隨着人流出圍，在完全沒有準備下，竟然誤闖全港最新的商場「圍方」。

這下子不得了，人潮如鯽，踏上了「圍方」的扶手電梯，就有點後悔，因為開幕初期，商場還請來了歌手表演，人聲鼎沸，正值暑假兼周日，還是開幕只有幾天的全新商場，是否有點「擲苦嚙辛」？不過，既然誤闖了，也就闖一闖吧。結果「圍方」的新和大，明亮而流線型的設計，還是把人留住了。

商場除了購物、娛樂、餐飲元素，其他花款也頗多，有水簾幕，退役港鐵車卡零件、電子回收箱，而戶外平台休憩空間頗多，還有狗廁所，原來此商場可以攜同寵物進入哩。昔日大圍居民看電影，也要到沙田的商場，如今「圍方」的出現，應該是大圍居民的一頁。從沒想過要到大圍消費的你，或許要改變觀念了。

再說「圍方」的地利，也是得天獨厚，它位於東鐵新界最南一站，從深圳來香港消費的旅客，如果選擇較近的綜合性商場，上水、大埔的商場規模或許未能滿足，沙田的新城市廣場也比較老齡，熱口熟透了，要追求同類檔次的，只有到九龍塘的又一城，但畢竟要進入市區了。

「圍方」的落成，可以攬納東鐵線的消費客，也能吸引屯馬線地域更廣泛的人流。熟悉屯馬線的人都知道，這條鐵路西起屯門、元朗，途經荃灣，圍繞九龍半島兜一圈，再向東伸延，向北到大圍，沿着吐露港東岸至烏溪沙，包攬大半个新界及九龍半島的客源。「圍方」坐迎四方客，相信將成為新界旺丁旺財新商場。



發式生活 余宜發

開心慶祝的日子

知道今年9月9日是香港《文匯報》75周年的報慶大日子，我前兩天還在想，那麼我參與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其中一分子已經多少年呢？其實自己已經忘記，不過可以從某些數字追溯到日期。就好像我每一次寫的散文，也會加上一個編號，就從第一天的「1」編號開始到今天已經到了428編號，即是為《文匯報》寫的專欄已經第428篇稿，一年有幾個星期，即是我已經不斷地跟讀者分享我的所見所聞超過8年，原來日子過得這麼快。

其實最初每一個星期要寫出一篇文章有點困難，因為要真實地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可能不是每個星期都會遇到一些特別事情。但自從習慣了每星期交稿給同事之後就發現，有時我的靈感會澎湃起來，甚至一個晚上可以寫出5篇文章給讀者分享。

在這裏恭祝香港《文匯報》讀者不斷上升，雖然是老生常談的祝賀說話，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透過這份報章，令讀者可以從中獲知很多天下大小事情，無論是每天的新聞也好，就算你喜歡輕鬆鬆看一些生活小趣事，也可以滿足大家。就正如有些人每天也會喜歡喝一杯咖啡一樣，就是一種習慣。很開心可以繼續為這份報章效力，所以每星期我都會絞盡腦汁看看有什麼值得跟讀者分享的內容。不知不覺，每當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會把重點寫下來，然後用文字跟讀者分享，至今已經成為一個習慣了。

其實，《文匯報》已經踏入75周年，自己服務的電台今年也已經邁向65周年。除了疫情這3年之外，我們每一年台慶的日子，也會到尖沙咀一間酒店共享晚餐。老闆

會拿出十多萬元給同事透過一些遊戲而獲取獎金。

除此之外，每一個部門也會穿上一個衣服特色主題，一起裝模作樣參加台慶晚宴。而剛剛舉行完的台慶晚宴，我的部門的衣服主題就是近期非常受歡迎的一套荷里活電影《Barbie芭比》。最初知道要選這個主題去選購衣服也有點困難，因為以男生來說，對芭比這個娃娃應該沒有太大興趣，只是覺得一個漂亮的美女，身上穿着不同的衣服，但實際在角色裏面的男主角又沒有很特別的特色。但身邊的朋友得知我需要找尋這些服飾之後，提議我模仿男主角穿着黑色禮服，戴上芭比的主題粉紅顏色領帶及腰圍，再配上一個假的金髮，感覺也不錯，所以在台慶當晚，有很多同事跟我合照。

其實無論什麼日子都好，找尋一個值得慶祝的時間，大家一起慶祝一下，我們可以憑着這些紀念日去印證自己的歲月。再次祝香港《文匯報》75周年生日快樂。



◆穿上正裝分外醒神。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曾經福島無良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滴滴之水，同樣亦可危及百川，萬千噸數核污水可以稀釋，簡直癡人說夢，大概只有滿腦子生草的岸田才會相信吧，當然他未必相信，只是不外「強人相信」而已。說穿了無非為省成本，放棄專家建議價錢較昂的安全排核方法，才甘於押下國人的生命作賭注，反正在岸田眼中，日本民族自古以來流行自殺，並不視生命為可貴，自然更不會理會會殃及太平洋的池魚。

害人害己排核核污水，縱使明知日後對未來自然世界有長遠的影響，難以估計發生的後果也就在所不惜了，岸田此舉，與日本二戰對鄰國傷害的嚴重程度同出一轍；岸田，還不是日本另一千古罪人！

太平洋日後飄流過福島核污水，你說全球海洋生態怎不會破壞；福島十都縣海產之外，其餘「池魚」，間接遭此大劫，必然難免亦受其害。

本港禁止福島十都縣海產進口後，記者日前在多間日式超市發現多款日本海產標籤含糊，並無詳細註明正確產地，僅以「日本產」交代了事，只有其中某些產品，才勉強依法

另在不顯眼處印有製於東京細字樣，所有東京產品，多年前已知影響健康，日本政府早就終止內銷，叮囑國人不要進食，明知有害，卻大量出口外銷，可見其心地之可誅。

其實日本水質出現問題後，近兩年產品質素亦不如前，單是曾經馳名一時的巨峰提子，品質漸漸也給不同國家趕上；刺身美在刺身刀操動時「顏值」之美，卻不知換上片切廣東脆肉鮭魚，美得更加迷人，雖然今日任何刺身都不宜生食，火鍋調味，肯定還是脆鮭穩拿冠軍。

哈日幫未必就此戒絕日本產品，遊日期間為「悼念」十都縣，可能回港前還狂嘍一頓最勁的福島海鮮，而又破天荒狂購十都縣手信，可別忘記那大包往日視為健康之寶的海鹽出自今日東京水。謹記平安不是福島之福呀！



◆永遠不會令人有美麗聯想的畫面。 作者供圖



百家廊 章佐

在蘿村，品嚐千年時光的味道

抵達蘿村已是6月9日的日暮時分。這座古村落及千年古荔枝樹，彼時已隱入煙塵。

入住蘿村益興堂的深夜裏，我在想：明天能否看到千年古荔枝樹，能否嘗到古荔枝？所謂千年，該不會是一種虛指？就像李太白的飛鳥，其實哪有三千尺。樹活千年，還能結果？就像人類，都老耄之年了，仍是新生嬰兒父母？似乎不太可能。

次日清晨，我約上同往蘿村的農業研究員劉白兄——他擅寫舊體詩，會看風水，也會看農作物以外的草本木本。先到村邊轉悠轉悠。沿着迷宮似的舊村巷往外走。雞鳴狗吠聲零落。紅耳鴨叫聲歡快而嘹亮。空氣中飄盪着久遠了的稻香和果子因腐敗而發酵的淡淡酒香。

走出三四百米遠，一道渠水從腳下嘩嘩地流淌着。劉白兄抬頭看山，說蘿村坐落於大容山餘脈，水是山溪水。再往前走，幾株20多米高的老樹已斜立於村道上頭。樹上大半綠葉，小半深紅的荔枝果。頭一次看到那麼高大的荔枝樹，又還結着許多果實，心裏不由一陣欣然。低頭時，卻見一地的荔枝落果，零零散散的。有的已被路過的電動車或小車碾碎。好可惜。樹太高，結了果，採摘可不容易，是否因此而只能任其墜落？

再往前的山岔路邊，長着一片古荔枝樹，三四十棵，距離民房最近。最粗壯的一個人無法環抱；較小的胸徑也在50厘米上下。樹身或布滿濃重的青苔，或攀附着一條條精緻的藤蔓；有的則附着岩石質感的深灰，像時光合成的混凝土。劉白兄道，這些樹樹齡在四百年上下了。四百年已堪稱古樹，按說每一棵樹都該由林業部門掛上胸牌一樣的「身份證」，但沒掛上。在蘿村，難道它們還不夠格擁有那麼一塊胸牌？

古木森森。頓時讓人感覺氣氛肅穆——那

是屬於時光的靜穆。我靜靜地打量着每一棵樹，像要從中分辨出它們的歲數。不過，在時光面前，人類就像孫子似的，根本無法跟一棵古樹去比較長幼或尊卑。

聽得出眾鳥奔馳，聚散，從一棵樹頂飛到另一棵樹頂。牠們恣意喧囂，恣意啄食荔枝果，享受不盡的盛宴。沒有誰去驅逐牠們。牠們早已是古荔枝樹的主人。我想，在蘿村，在古荔枝樹成熟的時節，做一隻鳥多麼幸福，做一隻松鼠或一隻果子狸也是幸福的。

落果同時又是昆蟲的早餐。低頭時，發現三五隻馬蜂貼着地面，從一枚落果騰挪到另一枚落果上，用精緻的「吸管」吸食。一地落果有半個月前的，幾天前，幾小時前的，幾分鐘前的，甚至幾秒鐘前的。止住腳步，就聽到果子撲擊着地的聲響。人聞荔枝落，繼續佇立，準會有一兩顆荔枝掉落在你的頭上或肩。我俯身拈起一枚剛剛着地的果子，吹去塵土，然後剝開果皮，輕輕咬開，酸甜甜甜的。那就是時光的味道吧。

「吃了這枚果子，權當我活過了400歲。」我在心裏自語。

「你們兩位過來吧，去雲山寺看看！」不遠處有人在呼喚。我們再循村道，經數百米，切近雲山寺。寺門無鎖。寺內矗立着3棵古荔枝樹，均為20多米高。湊近樹下，看到每一棵樹樹身掛上同樣年份的胸牌：六百年。移步數百米，我們好像從400歲活到了600歲。

寺內，兩名七旬阿婆在清掃。塵埃極少，所掃的大半是落果，小半是落葉。這些落果要比剛才那片森林裏的光鮮許多。看着老人忙着，我們幾個就近找來掃帚，和阿婆一起掃地。我們當中有光着腦門的兩兄弟，此時更像掃地僧。掃畢，阿婆給我們找來兩支長竹竿，說你們自己採果子吧。

竹竿尾端開有叉，可從半空絞斷荔枝果的

葉柄。我舉起長竹竿。「吧嗒吧嗒……」一半果子落地，落在寺內和寺外，另一半果子仍夾在竹尾上，收竿可取。三分酸七分甜，純生態，口感甚好。六百年的古荔枝，加上四百年，正好不就一千年麼？

這麼想着，不遠處傳來陣陣鑼鼓聲。鑼鼓聲提醒當日活動主場之所在。我們循聲前往。十多分鐘後，我們來到幾株更加壯碩而高拔的古荔枝樹下。原來，2023年廣西荔枝產銷對接暨北流現代農業產業鏈招商活動在北流市民樂鎮蘿村舉辦。活動現場開展荔枝品牌推介簽約，農業全產業鏈招商、北流荔枝直通車發車儀式等形式多樣的活動。當日，央視等28家媒體到場直播。活動現場一採購商以68.88萬元人民幣，拍下蘿村一級古樹「嶺南荔枝王」的2023年的採摘權。

近年來，廣西水果產量連續5年全國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果盤子」，其中廣西荔枝產量為全國第二。

蘿村是首批中國傳統村落、首批廣西歷史文化名村、廣西特色文化名村。目前，蘿村保存下來的古荔枝共有148棵，其中達到一千年樹齡的3棵，六百年至八百年樹齡的47棵，三百年至五百年樹齡的98棵。名副其實的純淨荔枝基因庫。其中，國學大師陳柱故居後面有一棵全村最高最大的荔枝樹，高近30米，樹冠近20米，樹身要5個成年人才能合抱。看到樹身上標着「樹齡：一千年」字樣的胸牌時，我終於確信遇上了千年古荔枝樹。在樹下待了一二十分鐘，終於有一顆荔枝落地，我善不自勝，急忙俯身拾取。我終於嘗到一枚真正的千年古荔枝！仍是酸酸甜甜——但無論什麼味道，其實都是時光的味道。

此刻突然想到九百多年前，蘇東坡被貶瓊州（今海南）時，一去一返皆經北流。如果當年他曾路過這棵荔枝樹下，那麼他一定吃過這樹上的果子。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但願堅持下去

今年9月9日，就是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編輯問，可否寫篇相關文章。乍聽，可寫的很多，卻不知如何下手。

記得當時的《采風》版編輯陳海韻致電來說：「《文匯報》專欄版要改革，想找一批香港新生代作家寫專欄。」當時的《文匯報》文化版和副刊有一批「八零後」編採人員，人手也較充足，內容頗豐富，人文色彩濃郁，頗受行家關注。

不算年輕的我就年輕的編輯們歸類為「青年作家」，逗得我直開心，很爽快就答應下來。5位新作者合開一個專欄，每人一周一篇，各有主題分工，記得鄭政恒寫文學，湯禎兆寫日本，我則主力寫流行文化和女性等。

我的第一篇專欄稿是《李連杰的情》(2008年1月14日)。當時，陳可辛的電影《投名狀》很火，李連杰擔任男主角，難得演出文戲，並表現甚佳，被預測有機會問鼎當屆金像獎影帝寶座，我則乾脆說「非他莫屬了」。因為我在當時的《信報》的「專訪專欄」中訪問了陳可辛，認真認真地看了該片兩次，陳可辛坦承，功夫巨星出身的李連杰在文戲方面的表現出乎導演意料之外。

3個月後，《投名狀》果然成為金像獎大贏家，李連杰摘取帝冠，我居然也高興一陣子。結果，一寫就15年，佔了《文匯報》75年中五分之一日子，也是我的專欄寫作中最長的。其間因故斷過幾次稿，但基本都能按時出文。當然要感謝各編輯包涵和寬容。

但我跟《文匯報》的淵源卻不止這15年。因為先父生前是《文匯報》讀者，早家中長期訂閱，我自然而然成為讀者，較關注副刊和國際版。人文色彩濃厚，很講究文字之美，印象中，香港報業公會多次的「最佳標題獎」皆由《文匯報》奪得，諸如「先煮別家年夜饭後 後嘗自家團圓味」等。近年在版面設計上更別出心裁。我前些年教編輯課程時，就經常拿《文匯報》版面做實例跟學生解說。

在紙媒式微，甚至一早被預言會消失的年代，香港還有一份具75年歷史的報紙，大家認真認真地做，也是一份對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承擔。「上網」是無可逆轉的潮流，《文匯報》也早有內容豐富的網上版。但作為紙媒過來人，我希望她能堅持印下去，至少繼續保留報紙版式，再以PDF形式上載網絡，讀者即便聞不到「墨香」，至少可以賞心悅目。



琴台客聚 伍呆呆

王婆的木瓜

到燕婷家去住了幾天，臨走時江姐夫到後院去摘了兩隻他自己種的木瓜讓我帶上，木瓜還是青的，江姐夫又耐心地教了我如何做木瓜酸。

回家忙了幾天才想起帶回的木瓜，趕緊去超市買了米醋和白醋，又到後院菜地裏摘了幾顆小米椒，按江姐夫教的方法，把木瓜削皮，去籽，切片，裝進玻璃罐裏放上米醋、白醋和切成段的小米椒，泡了幾小時就迫不及待地拿了筷子試吃，這一吃，眼淚一下子便湧了上來：口中那酸酸甜甜的帶點兒辣味的爽脆的味道，讓我回到了童年的時光。

小的時候我們全家在廣東北部的英德市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父親在鐵路部門工作，我和弟弟上學也是在鐵路子弟校——英德鐵中。子弟校的學生不多，但師資很好，各種硬件設施、教學設備都優於普通的地方學校，學校名雖是中學，但卻是十年一貫制的，從小學到高中都有的學校。子弟學校與地方學校相比，除了師資和校園設施上有區別，在通往學校門口的小巷子裏，和其他的地方學校是一樣的，也有專門做學生生意的小賣部，到了傍晚

放學的時候，路邊也會和其他學校一樣，擺滿了出租公仔書(連環畫)和小說的攤檔。

我小時候瘋狂地喜歡讀書，小學還沒完，就把學校小圖書館裏的書幾乎都讀完了。和大多數的鐵路子弟一樣，我也是住校生，每周一乘火車往返學校，除了每月交一次伙食費，父親每周會給我5毛錢零花錢，若是每次考試考了90分以上，會獎勵5毛錢，考滿100分，就會獎勵1元錢，一直很「學渣」的我那時候唯一能拿到「獎金」的就只有語文考試和作文了。

儘管如此，每周我還是能從父親手裏拿到一兩元的零花錢。我的零花錢多數都是被學校門口租書的攤販賺走的，租一本公仔書看一天，視書的厚度程度而定，租租金是5分錢到一毛錢，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就更貴了，因此我的零花錢除了租書看，基本是不捨得像其他同學一樣大方地用來買零食吃的。

然而饑饉畢竟是小孩子的天性，見別的孩子吃零食，我也會有忍不住的時候，便也會左掐右算地省一點錢出來滿足自己的食慾。

學校門口有兩間小賣部，一間是一個中年大嬸租的店面，大嬸人很和氣，賣的東西比較

貴。另一間是一位孤寡的老太太將自家的小院做了店面，大家都喊她王婆，王婆生得黑黑瘦瘦的，整日板着臉，賣的東西雖然便宜，但學生們都不愛到她家去買東西。我的零食預算有限，買東西當然就選王婆家。

廣東的夏天熱，大人小孩都愛吃酸酸甜甜的東西，王婆在自家院子裏種了幾棵木瓜樹，摘了青木瓜做成木瓜酸賣給學生們吃，一分錢一大片，我第一次吃就喜歡上了，一來因為木瓜酸便宜又解渴，二來王婆面黑心善，總是能讓我坐在她院子裏的木瓜樹下一邊吃木瓜酸一邊看公仔書，有時候趁沒有學生來買東西，王婆還偷偷請我吃樹上熟透了的木瓜，一邊給我講她年輕時候的瑣事，回憶她年輕時美時鎮上那些追求她的後生仔。待我年長一些，學到「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想起王婆，總是不免開心地笑起來。

後來我帶女兒回英德去探望我小學時候的語文老師，當年的子弟校已經併入了我記不住名字的地方學校，學校門口也已面目全非，王婆早已不在了，路邊隨處可見的木瓜樹還是會讓我想起王婆，想起我曾經吃過的那些木瓜酸。